

古玉鉴定指南

宋惕冰 李娜华 标 点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古玉鉴定指南

宋惕冰 李娜华 标点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玉鉴定指南/吴大澂等著;宋惕冰,李娜华点校.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8

ISBN7-5402-0112-6

I. 古… I. ①吴… ②宋… ③李… III. 古玉器-鉴定-指南
IV. K876. 8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9608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力学胡同北安里 3 号 10003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3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50 元

前 言

玉 Jade，为古今中外人士重视之美石，而古玉尤为贵重，年代久远、造型精美的古玉就更加难得。且不说国之重宝、稀世之珍品，就是够年头的玉件，迄今也是“抢手货”，人们争相购买它、佩带它、收藏它，不仅因为它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而且也因为它是高档的观赏品、首饰、吉祥物。

“盛世文物，乱世黄金”。随着世界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中国走向长治久安，民众生活与精神需求水平提高，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东南亚以及澳洲、欧美，都兴起了玉件的收藏热，人们不惜重金购求心爱的玉件。随之而来的是对玉的知识的渴求，尤其是如何鉴定古玉。

本书正是为填补这个空白而问世的。俗话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鉴定古玉必需考查古籍，借助前人和古人的经验阅历，是鉴定古玉的必由之路和捷径。中国是美玉的故乡和玉雕的泱泱大国，商周、战国秦汉、清代是中国玉雕发展史上的三大高峰，其工艺之精湛、造型的完美，举世独步。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兵燹等因，有关古玉的古籍已严重散佚，宋元时期的著述已寥若晨星，更不说远溯汉唐了。所幸第三高峰，即清代乾隆中期以后，尚有一批珍贵古籍传世，但也已成善本和珍籍，未能广为流传。本书收集了清代中晚期逮至民国时期古玉收藏家、鉴定家的力作十二部，加上子目摘编，卷帙逾倍，洋洋三十余万言，实为集大成之巨著。其中有清代瞿中溶的《奕载堂古玉图录》、吴大

澂的《古玉图考》、端方的《陶斋古玉图》、陈性的《玉纪》、徐秦基的《玉谱类编——玩古》以及民国时期唐荣祚的《玉说》、钱启同的《玉说荟刊》、李凤公的《玉雅》、蔡可权的《辨玉小识》、刘大同的《古玉辨》等等。著者、编者中有的收藏冠海内的大名家，有的是博古通今的考据家，有的是集数十年亲身经验的鉴定家，有的是家学渊源深厚的鉴藏家，有的是好古玉成癖的“玉痴”，对古玉的释名、产地、玉质、玉沁、工艺、造型、断代、辨伪、盘功、保养以至掌故轶闻，均一一详加考释著录，并且附有大量图形，“其释义必信，象形必精洁，量圆径尺寸必详”，“所阐发鉴别，多石破天惊、心光独到语。”一卷在手，受用终生，且有新式标点，便于阅读。

本书所收录著述大体按成书年代顺序编目。惟瞿氏《古玉图录》因历来阙图，且考证繁复，由前茅改为殿后，仍不失为压卷之作。

原著图示位置“右”，现已改移上或下。

由于著述者的时代局限性，缺乏科学考古发掘资料相印证，测绘技术不够先进，又由于本书是诸家著述汇集，难免重复之处，点校整理中，也不免疏漏错误，尚希方家不吝指正。

宋惕冰

1996年6月30日

目 录

古玉图考（清·吴大澂撰）	（ 1 ）
陶斋古玉图（清·端方撰）	（ 83 ）
玉谱类编（摘录）（清·徐秦基撰）	（147）
玉 说（唐荣祚撰）	（150）
玉说荟刊（钱启同辑）	（167）
玉 纪	（169）
玉纪补	（177）
志雅堂杂抄	（180）
齐东野语	（181）
云烟过眼录	（182）
云烟过眼录续集	（183）
燕闲清赏笈	（184）
文房器具笈	（186）
韵石斋笔谈	（189）
清秘藏	（191）
享金簿	（194）
清宫交泰殿宝谱	（195）
阅微草堂笔记	（198）
金玉琐碎	（199）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	（203）
前尘梦影录	（204）
古印考略	（206）

记响拓玉印谱	(206)
记羊城玉猪	(207)
欣如谈玉	(207)
玉 说 (李乃宣、张承璠撰)	(210)
玉 雅 (李凤公撰)	(228)
辨玉小识 (蔡可权撰)	(304)
古玉辨 (刘大同撰)	(315)
奕载堂古玉图录 (清·瞿中溶撰)	(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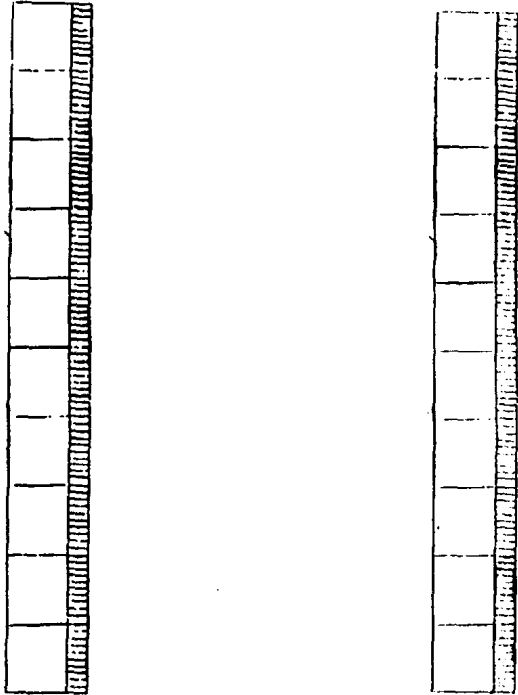
古玉图考

清·吴大澂撰

古玉图考叙

古之君子比德于玉，非以为玩物也。典章制度，于是乎存焉；宗庙会同裸献之礼，于是乎备；冠冕佩刀剑之饰，君臣上下等威之辩，于是乎明焉。唐虞班瑞于群后，禹锡元圭而水患平，成周分宝玉于伯叔之国。三代以来，圣帝明王不宝金玉，而玉瑞玉器之藏，未尝不贵之重之。所可考者，《周礼·典瑞》之文，《考工记·玉人》之职，《玉藻·明堂位》之所纪载，《郑风·卫风·小雅》之所歌咏，《尔雅·释器》之所详，毛传郑注许书之所解，流传到千百年后，其器尤散见于齐鲁宋卫士大夫之家。罗而致之，裒而集之，可与经传相证明者不一而足。然而好古之士，往往详于金石而略于玉，为其无文字可考耶？抑谓唐宋以后，仿制之器多，而古玉之真者，不可辨耶？余观《宣和古玉图》既病其芜杂而不精，吕氏《考古图》虽有古玉一卷，又惜其无所考证。元朱泽民所撰《古玉图》寥寥数十器，相沿旧说，多无证据。于圭、璋、琮、璜、典礼之所关，阙如也。余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岁月既久，探讨益广。今春得镇圭、青圭，始知天子圭中必抒上终葵首之义。得黄琮、组琮，始知信许叔重琮似车釭之说，郑司农外有捷卢之说。得玉觶、玉散，始知《明堂位》之璧散璧角与内宰之瑶爵，皆以玉为器，而非以玉饰口。得白玉古鞶，始知决拾之决，用棘，用象骨，亦有时而用玉。毛公训玦之义为不误也。得

白珩、葱珩，始知珩璜琚瑀衡牙之制。又知世俗所传昭文带即鞞鞞佩璲之璲，旧说为琨，则非也。玉璲为六瑞之一，即汉虎符之所本。大璜与佩玉之璜，名同而制不同。若此者，皆足以资诂经之助，而补金石家之所不及。爰属族弟大桢图其形制，编订成书，以公同好。玉钖、玉印、玉押其有文字可据者，亦并附焉。是为叙。光绪十有五年岁在己丑夏四月八日吴县吴大澂书于济宁节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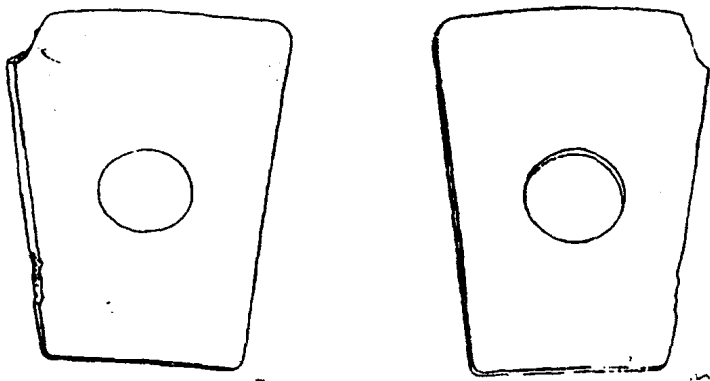


周镇圭尺式 与大琮第一器尺寸正合。疑此尺为西周旧制。

周播圭尺式 与大琮第二器尺寸正合。此灰镇圭也，背有象鼻孔，可以系组，播于绅带之间，故以播圭别之。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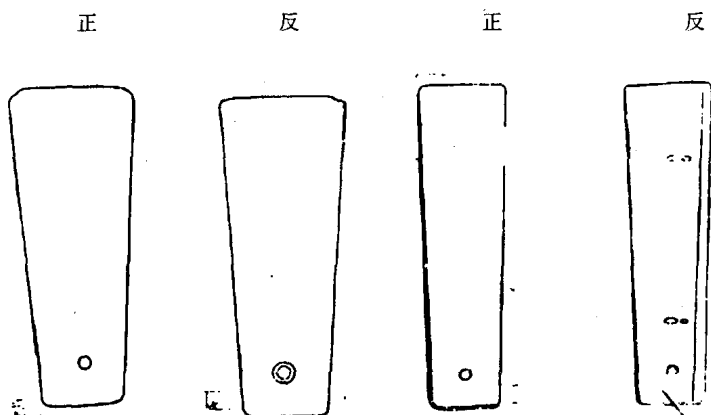
反



镇圭 青玉五色斑

《考工记·玉人》：“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又云“天子圭中必。”郑注：“必读如鹿车辔之辔，谓以组约其中央，为执之以备失坠。”大澂窃疑鹿车之辔，施之于圭，似不相类，是圭即尺有二寸之镇圭，中有一穿，径约三寸，穿上四寸有半寸，穿下六寸有半寸。因疑中必之必，即古秘字。《说文》：“秘，横也。横，积竹杖也。一曰穿也。”盖它圭穿多近下，用以系组而已。天子之圭，穿在中央，可以手执，不致失坠。故曰：“天子圭中必。”《考工记》：“戈秘，六尺有六寸。”注：“秘，犹柄也。”今所见三代戈秘，往往有穿，其穿即谓之秘。所执之木柄，当有小横横贯于秘中，故木柄也谓之秘。许书《木部》柯、柅、柄、秘、横五字连文为重。不训秘为柄，而训为横其必有所本矣。康成不直训为柄，而曰犹柄也，可知秘非柄之称。后人因贯秘，秘柄用木，遂从木旁。古人不从木，可以“天子圭中必”证之。《说文》：“珽，大圭。长三尺，抒上终葵首。”即本《考工记·玉人》文。郑注：“终葵，椎也。为椎于其杼上，明无所屈也。杼，𦏧也。”《玉藻》注：“终葵首者于杼上。”又广其首方如椎头。大澂以为天子之圭与剡上之

制不同，以是圭度之大圭，镇圭皆系杼上终葵首。记文举一以例，其余方言引燕记曰：“丰人杼、首杼、首长、首轮人行泽者，欲杼。”注：“杼谓削薄其践地者是。杼上者，言其长而薄；终葵首者，言其广而方也。”王氏《说文》句读椎下引纂文：“柎楔方椎”。今人不知古圭有与方椎相似者，辄以药铲目之，亦犹三代古琮，概目之为钗头，是不可不考证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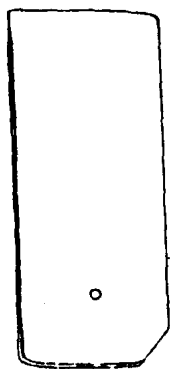
镇圭 青玉

镇圭 青玉，黑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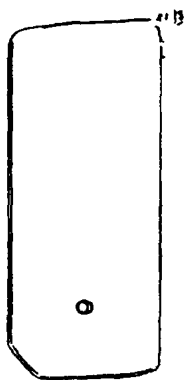
是圭尺寸与大琮第二器有舛文章，丝毫不爽。亦即有二寸之镇圭，惟两琮、两圭尺度略有不同。当系年代有先后，权衡度量，与时变易耳。背有四孔可以系组，两边皆有绳痕，似当时用作搢珽，系于绅带之间者，然与大圭尺寸不符也。

《周礼·典瑞》：“王晋大圭，执镇圭，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故书镇作瑱。”郑司农云：“晋读为搢绅之搢，谓插于绅带之间，若带剑也。瑱读为镇。”《玉人》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谓之珽。”《玉藻》：“天子搢珽。”注：“此六笏也。珽之言挺，然无所屈也。”是圭，即天子所服之珽。以镇圭尺度之，长一尺九寸。大澂窃疑《玉人》之三尺为二尺之误。玉质至薄而轻，故可佩于绅带之间。

正



反



镇圭，玉色纯赤。

正



反



大圭 一名珽。青玉，
黑文隐隐如龙凤。
穿下三四寸带黄色。

《相玉书》曰：“珽玉六寸，明自昭。”亦言其薄而光也。六寸之说未闻。

正



反



琬圭 青玉，长尺有二寸。

正



反



正



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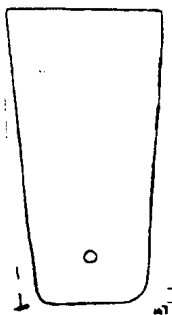


琬圭，青玉，有土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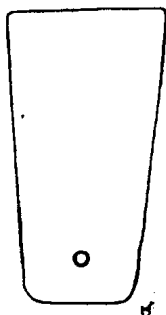
琬圭，赤玉。下断，
当即尺有二寸之大琬。

《考工记·玉人》：“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郑注：“琬犹园也，王使之端节也。诸侯有德，王命赐之，使者执圭琬以致命焉。”《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结好。”先郑云：“琬圭无锋芒，故以治德结好。”《说文》：“琬圭有琬者。”戴氏曰：“凡圭剡上寸半，直

正



反



正



反



青圭，青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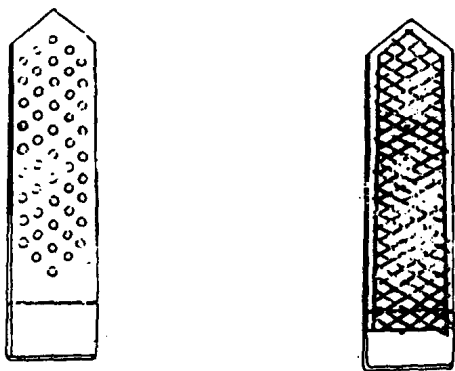
琮圭，元玉。上作半规形，两角微缺。

剡之倨句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见。”段氏曰：“宛者与丘上有止为宛丘同义。”是圭，得之济宁市上。上作园首，圭面穹隆而起，两边无锋芒，不露圭角者，即古之琬圭无疑。其长，尺有二寸。即《顾命》郑注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是也。

右圭玉色纯黑，与世俗所谓水银浸者不同。殆即古之元圭，与其制上作半月形。大澂所集《说文·古籀补》：“月字，即古文𠄎，它圭象终葵首，此独象𠄎首，即《考工记》判规之制。左右两角，棱棱有锋，儒行毁，方瓦合。疏：“圭角谓圭之锋芒，有棱角，即指琰圭而言。后人未见古制，以圭之剡上者为圭角，终觉相强也”。《周礼·典瑞》：“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郑司农云：“琰圭有锋芒，伤害征伐诛讨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恶行，令为善

正

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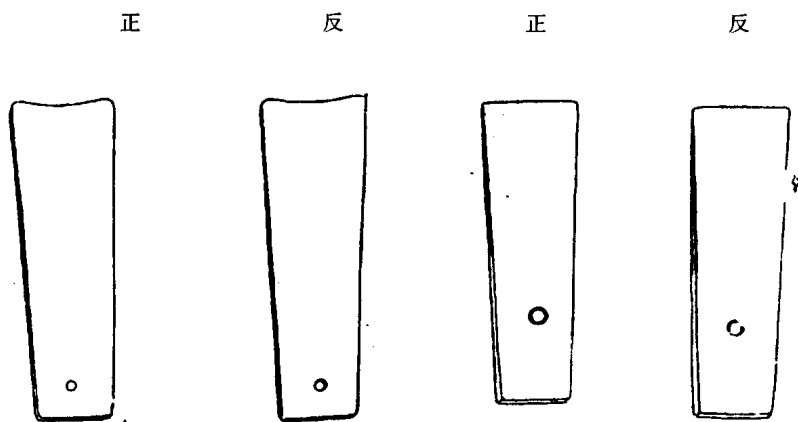


谷圭，青玉，黑文。

者，以此圭责让喻告之也。”琰圭与剡上异解，乃玉人琰圭九寸判规。注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为瑑饰。”此郑君未睹判规之制，而以意解之耳。

《周礼·典瑞》：“谷圭以和难，以聘女。”《玉人》不言和难者，聘女则礼之常，和难则事之变也。此为卿大夫出使之瑞节。后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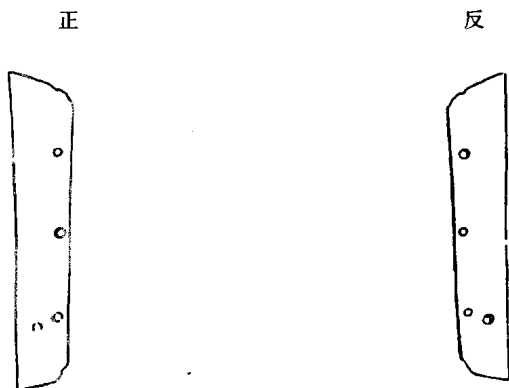
刻文者，即《玉人》所谓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是也。



圭，玉质，温润，干黄色。

圭，白玉，灰浸，俗称鸡骨白。长九寸。

《考工记·玉人》：“琬圭九寸”、“琰圭九寸”。是圭虽非琬琰，而以周镇圭尺度之，适得九寸，其制与杼上终葵首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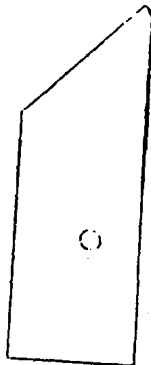
笏，青玉，黑晕。

或问古玉有似璋非璋，似刀非刀者，其名不可得而详。余曰：“此笏也。”何以知为笏？曰：“边有三孔，可以结绳，佩于绅带之间。非笏而何？”其三孔之外，又有一孔何也？曰：“此系组之孔，故居中。”而向后何以上下皆不方，有孔考欤？曰：“此大夫之笏。”《玉藻》所谓“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何以称前后，不称上下？曰：“执圭有上下故曰抒上、曰剡上，佩笏如佩剑，系于革带之下，故曰前诎后诎。”或又曰：“大夫之笏。长至一尺九寸，得毋与天子之珽相埒乎？”余曰：“《玉藻》言笏度二尺有六寸，此笏之通制，不言天子诸侯大夫之别者，笏以直诎判等威，不以长短分贵贱也。”大夫之笏，安得用玉？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孔子慨之，僭用玉，非礼也。”

正



反



璋，青玉，有璜斑。长一尺十分寸之六。

邵漪园观察澍所藏。

右璋，即《玉人》所云边璋七寸，射四寸是也。今以周镇圭尺度之，长一尺一寸稍弱，剡出之射，长三寸十分，寸之六寸下七寸，正合边璋之制。射长不足四寸者，古之良玉不易得，就玉琢器或有不足耳。郑康成曰：“于大山川，则用大璋，加文饰也。”

于中山川，用中璋，杀文饰也。于小山川用边璋，半文饰也。”是璋上半有琢文，可知郑注半文饰之说必有所本。贾疏谓郑君以意解之，非也。

正



反



牙璋，青白玉。

此《周礼·典瑞》、《考工记·玉人》所谓牙璋也。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故与戈戍之制略同。首似刀，而两旁无刃，世俗以为玉刀，误矣！圭璋左右皆正直，此独有旁出之牙，故曰：“牙璋”。郑司农云：“牙璋琢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若今时以铜虎符发兵。”后郑云：“牙璋亦王使之瑞节。兵守，用兵所守，若齐人戍，遂诸侯戍周。”又《玉人》“牙璋、中璋”。注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饰于琰侧。”今得是器，可以证康成鉏牙之说。惟《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当以九寸为度。是璋长至一尺七寸有半寸，疑亦东周以后之物，与古制尺寸不甚合也。